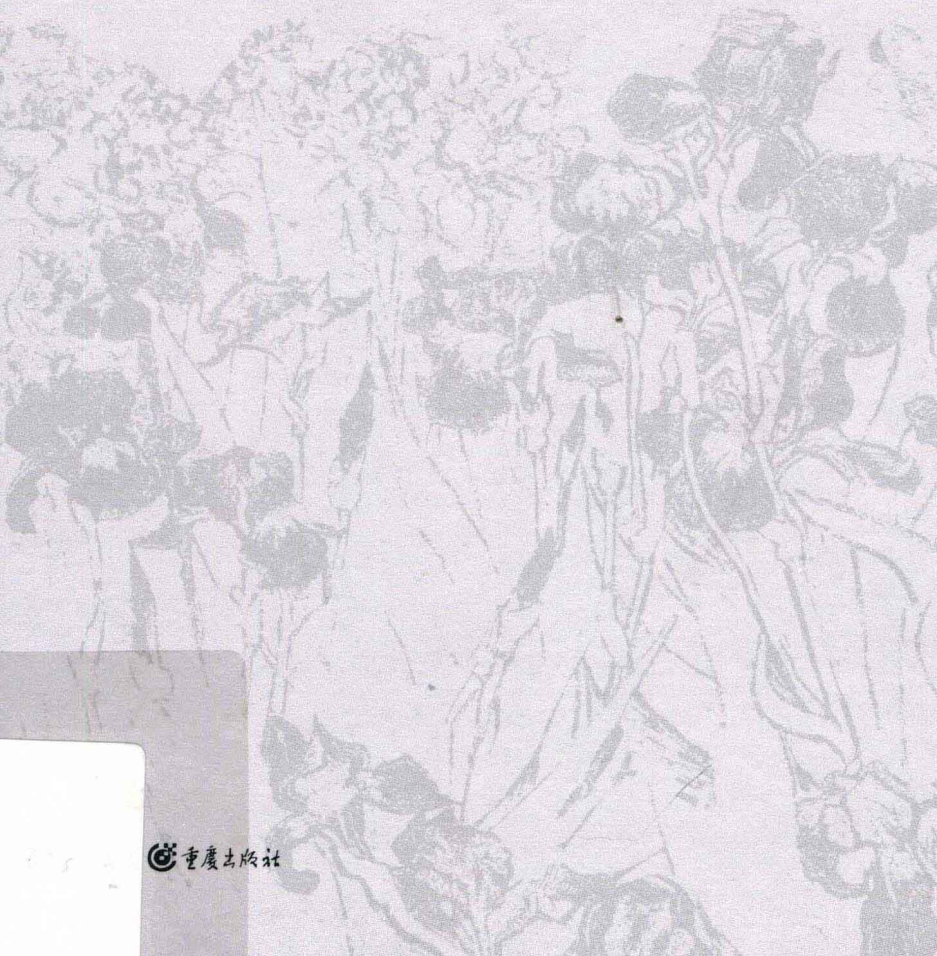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相书

青衣

毕飞宇
著



重庆出版社

青衣

毕飞宇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衣 / 毕飞宇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12
(世相书)

ISBN 978-7-229-06037-4

I. ①青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8119号

青衣

QINGYI

毕飞宇 著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策 划：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：陈建军

主 编：施战军

责任编辑：张好好 黄卫平

特约编辑：袁 强


责任印制：杨 宁

营销编辑：高 帆 刘 菲

插 画：刘明杰

封面设计：主语设计

版式设计：颜森设计


 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：5.25 字数：64千

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“世相书”之“相”

“世相”，大致是指世间的形态。

“世相书”，是一个小说书系，是对世间形态的文学书写。

它的功能首先不在于为世界下定义、为生活立规则，更不在于浅薄地给世道说情、直接地给百姓评理，而是将繁复的世间万象以小说的多样视角写给世间的人们。

也就是说，“世相书”的意趣，不是以站在高处感化、规训众生为第一目的的“教育的美学”，也不是一味向内、惟精神而傲慢、视自我为世界的“表现的美学”。更不是生活场景照相式的简单摹仿的“再现的美学”。“世相书”所秉持的是立于世间的“呈现的美学”——它观照的是世上无限生动的“形”和充分流动的“态”、最丰富的表相和

最细微的心声，并将它们以特有的文学手段有机地呈现在一篇篇小说作品里。如今，它们汇聚在“世相书”里，万千世相，有书为存。

每个人对世相的掌握都是以自身为圆点的，从这个圆点出发的半径也是有限的，几何的圆点就如人生的原点、感情的缘点，生发出去的一定与己相关：要寻绎与心思相合的认识，但又一定超出自身现有的体验。

延伸世相体验的半径，让更多无法亲眼得见的世相呈现于视野和心海，读“世相书”也许是最好的补偿性选择。

“世相书”尊重读者，给智者留下巨大的想象和思索空间。在人物、对话、情节、结构和故事等小说要素所组成的一个个世相片段里，我们可能一拍即合，也可能逐渐认同，还可能揣摩出无尽的言外之意，甚或不断提出异议和发现荒谬。

如果说“世相书”在“呈现的美学”之下，还

是存在着价值指向的话，那么，它只能是这样的提示：对习焉不察的及身生活保持敏感体察，对浑然不觉的世间情境有所关切警觉。

世相无极。“世相书”的字句、书页之下，隐约伏藏了秩序和规律。我们尽可以从中观察、勘探、分析、判断世态人心、人情世故，找到生活肌理与人间伦理的潜隐状态。有心人仍可觉察出它们整体的省视所向。炼得慧眼者，自会为人寰观其世道；深谙文心者，自会为尘间把其脉相。

· 3 ·

施战军

（著名评论家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）

二〇一三年元旦

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。宴会都进行到一半了，他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烟厂的老板。乔炳璋是一个傲慢的人，而烟厂的老板更傲慢，所以他们的眼睛几乎没有好好对视过。后来有人问“乔团长”，这些年还上不上台了？炳璋摇了摇头，大伙儿才知道“乔团长”原来就是剧团里著名的老生乔炳璋，20世纪80年代初期红过好一阵子的，半导体里一天到晚都是他的唱腔。大伙儿就向他敬酒，开玩笑说，现在的演员脸蛋比名字出名，名字比嗓子出名，乔团长没赶上。乔团长很好听地笑了笑。这时候对面的胖大个子冲着乔炳璋说话了，说：“你们剧团有个叫筱燕秋的吧？”又高又胖的烟厂老板担心乔炳璋不知道筱燕秋，补充说：“1979年在《奔月》中演过嫦娥的。”乔炳璋放下酒杯，闭上眼睛，缓慢地抬起眼皮，说：“有的。”老板不傲慢了，他把乔炳璋身边的客人换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坐到乔炳璋的身边，右手搭到乔

炳璋的肩膀上，说：“都快二十年了，怎么没她的动静？”乔炳璋一脸的矜持，解释说：“这些年戏剧不景气，筱燕秋女士主要从事教学工作。”烟厂老板一听这话直着腰杆子反问说：“什么景气？你说说什么景气？关键是钱。”老板向乔炳璋送出他的大下巴，莫名其妙地颁布了他的命令，说：“让她唱。”乔炳璋的脸上带上了狐疑的颜色，试探性地说：“听老板的意思，老板想为我们搭台？”老板的脸上重又傲慢了，他一傲慢脸上就挂上了伟人的神情。老板说：“让她唱。”乔炳璋对小姐招招手，让她给自己换上白酒。炳璋捏着酒杯站起身，说：“老板可是开玩笑？”老板不仅傲慢，还严肃，一严肃就像作报告。老板说：“我们厂没别的，钱还有几个。你可不要以为我们光会赚钱，光会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，我们也要建设精神文明。干了。”老板没有起立，乔炳璋却弓着腰站起来了。他用酒杯的沿口往老板酒杯的腰部撞了一下，

青衣

仰起了脖子。酒到杯干。乔炳璋激动了。人一激动就顾不上自己的低三下四。乔炳璋连声说：“今天撞上菩萨了，撞上菩萨了。”

《奔月》是剧团身上的一块疤。其实《奔月》的剧本早在1958年就写成了，是上级领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剧团的。他们打算在一年之后把《奔月》送到北京，献给共和国十周岁的生日。可是，公演之前一位将军看了内部演出，显得很不高兴。他说：“江山如此多娇，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球上跑？”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说绿了，浑身竖起了鸡皮疙瘩。《奔月》当即下马。

严格地说，后来的《奔月》是被筱燕秋唱红的，当然，《奔月》反过来又照亮了筱燕秋。戏运带动人运，人运带动戏运，戏台本来就是这么回

事。不过这已经是1979年的事了。1979年的筱燕秋年方十九，正是剧团上下一致看好的新秀。十九岁的燕秋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，她的运眼、行腔、吐字、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，对着上下五千年怨天尤人，除了青山隐隐，就是此恨悠悠。说起来十五岁那年筱燕秋还在《红灯记》中客串过一次李铁梅的，她高举着红灯站立在李奶奶的身边，没有一点铮铮铁骨，没有一点“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”的霹雳杀气，反倒秋风秋雨愁煞人了。气得团长冲着导演大骂，谁把这个狐狸精弄来的？！

· 5 ·

但到了1979年，《奔月》第二次上马了。试妆的时候筱燕秋的第一声导板就赢来了全场肃静。重新回到剧团的老团长远远地打量着筱燕秋，嘟哝说：“这孩子，黄连投进了苦胆胎，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。”

老团长是坐过科班的旧艺人，他的话一言九鼎。十九岁的筱燕秋立马变成了A档嫦娥。B档不是别人，正是当红青衣李雪芬。李雪芬在几年前的《杜鹃山》中成功地扮演过女英雄柯湘，称得上红极一时。但是，在A档和B档这个问题上，李雪芬表现出了一位成功演员的得体与大度。李雪芬在大会上说：“为了剧团的明天，我愿意做好传帮带，我愿意把我的舞台经验无私地传授给筱燕秋同志，做一个合格的接力棒。”筱燕秋眼泪汪汪地和同志们一起鼓了掌。《奔月》被筱燕秋唱红了。剧组在各地巡回演出，《奔月》成了全省戏剧舞台上最轰动的话题。所到之处，老戏迷抚今追昔，青年人则大谈古代的服装。全省的文艺舞台“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”，迎来了他们的“第二个春天”。《奔月》唱红了，和《奔月》一样蹿红的当然是当代嫦娥筱燕秋。军区著名的将军书法家一看完《奔月》就豪情迸发，他用苍松翠柏般的遒劲魏体改换了叶剑英

元帅的伟大诗篇：“攻城不怕坚，攻戏莫畏难，梨园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。”下面是行书落款：与燕秋小同志共勉。将军书法家把筱燕秋叫到了家中，他在抚今追昔之后亲自将一条横幅送到了筱燕秋的手上。

谁能料得到“燕秋小同志”会自毁前程呢。事后有老艺人说，《奔月》这出戏其实不该上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，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命。《奔月》阴气过重，即使上，也得配一个铜锤花脸压一压，这样才守得住。后羿怎么说也应当是花脸戏，须生怎么行？就是到兄弟剧团去借也得借一个。否则剧组怎么会出那么大的乱子，否则筱燕秋怎么会做那样的事？

《奔月》剧组到坦克师慰问演出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。这一天李雪芬要求登台。事实上，李雪

芬的要求不过分。她毕竟是嫦娥的B档。相反，过分的倒是筱燕秋。《奔月》公演以来，筱燕秋就一直霸着毡毯，一场都没有让过。嫦娥的唱腔那么多，戏那么重，筱燕秋总是说自己“年轻”、“没问题”、“青衣又不是刀马旦”、“吃得消的”。其实大伙儿早就看出来，闷不吭声的筱燕秋心气实在是旺了，有吃独食的意思。这孩子的名利心开始膨胀了，想着法子横在李雪芬的面前。可是谁也没法说，领导一找她，她漂亮的小脸就成了猪肝。筱燕秋没心没肺，就有猪肝，她是做得出来的。领导们只能反过来给李雪芬做工作，让她“多指点指点年轻人”、“多扶持扶持年轻人”。可是李雪芬这一次的理由很充分，李雪芬说，她演《杜鹃山》的时候就经常下部队，今天下午还有很多战士冲着她喊“柯湘”呢，她在部队有观众基础，她不上台，“战士们不答应”。

李雪芬在这个晚上征服了坦克师的所有官兵，他们从嫦娥的身上看到了当年柯湘的影子，当年的柯湘头戴八角帽，一双草鞋，一把手枪，威风凛凛的。而今夜的柯湘却穿起了古装。李雪芬嗓音高亢，音质脆亮，激情奔放，这种高亢与奔放经过十多年的巩固与发展，业已构成了李雪芬独特的表演风格，即李派唱腔。基于此，李雪芬在舞台上曾经成功地塑造过一连串的巾帼豪杰，透过李雪芬的一招一式，观众们可以看到女战士慷慨赴死，女民兵英姿飒爽，女知青豪情冲天，女支书须眉不让。李雪芬在这个晚上重点展示了她的高亢嗓音，战士们有组织地给她鼓掌，掌声整齐而又有力，使人想起接受检阅的正步方阵。没有人注意到筱燕秋。其实戏演到一半，筱燕秋已经披着军大衣来到舞台了，一个人站立在大幕的内侧，冷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李雪芬。谁都没有注意到筱燕秋，谁都没有发现筱燕秋的脸色有多难看。厄运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降

临了，它笼罩着筱燕秋，同时也笼罩着李雪芬。

《奔月》演完了。五次谢幕之后，李雪芬来到了后台，脸上洋溢着一种难以掩抑的飞扬神采。李雪芬就是在这个时候和筱燕秋在后台相遇了，面对面，一个热气腾腾，一个寒风飕飕。李雪芬一看见筱燕秋的脸色便主动迎了上去，左手拉着筱燕秋的右手，右手拉着筱燕秋的左手，说：“燕秋，都看了？”筱燕秋说：“看了。”李雪芬说：“还行吧？”筱燕秋却不开口。说话的工夫许多人已经走上来了，围在了她们的四周。李雪芬掀掉肩膀上的军大衣，说：“燕秋，我正想和你商量呢，你看看这样，这样，这句唱腔我们这样处理是不是更深刻一些，哎，这样。”李雪芬这么说着，手指已经跷成了兰花状，一挑眉毛，兀自唱了起来。艺人们都是知道的，同行是冤家，即使是师傅传艺，“宁教一声腔，不教一个字，宁教一个字，不教一口气”。可是李雪芬不。她把李派唱腔的一字一气毫

无保留地演示给了筱燕秋。筱燕秋不声不响，只是望着李雪芬。人们站立在李雪芬和筱燕秋的四周围，默默地看着剧团里的两代青衣，一个德艺双馨，一个谦虚好学，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令人感慨的一幕，这个令人心宽的一幕。但是筱燕秋的眼神很快就出了问题，是那种极为不屑的样子。所有的人都看得出，燕秋这孩子的心气实在是太旺了，心里头不谦虚就算了，连目光都不会谦虚了。李雪芬却浑然不觉，演示完了，李雪芬对着筱燕秋探讨性地说：“你看，这样，这才是旧社会的劳动妇女。我们这样处理，是不是好多了？”筱燕秋一直瞅着李雪芬，脸上的表情有些说不上来路。“挺好，”筱燕秋打断了李雪芬，笑着说，“只不过你今天忘了两样行头。”李雪芬一听这话就把双手捂在了身上，又捂到头上，慌忙说：“我忘了什么了？”筱燕秋停了好大一会儿，说：“一双草鞋、一把手枪。”大伙儿愣了一下，但随即就和李雪芬一起明